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二一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城西區域已在中美軍手中
密支那快要攻下了
怒江西紅木樹方面展開激烈爭奪戰
孟拱河谷我繼續進攻瓦倫被圍敵軍

（中央社密支那機場二十日合衆電）史廸威將軍坐運輸機到了新佔領的密支那機場，視察中美軍隊襲三面進攻密支那城，並且和密里爾將軍等商談。

（中央社訊）軍委會二十日發表戰訊：滇西方面、怒江西岸我軍，十九日午後三時，繼續將片馬攻克。[illegible]一天早晨紅木樹方面敵人又由騰衝方面增來援隊，向我反撲，展開極激烈的爭奪戰，仍在繼續激戰不止。我軍攻下橋頭街的二伙，敵傷亡在四百以上，擄獲敵官很多，我并奪獲敵迫擊砲兩門，重機槍二挺，輕機槍三挺，步槍、手榴彈和其他軍用品數目還在清查中，我軍也傷亡官兵百多員名。大塘子方面負隅頑抗敵，我仍猛行圍攻；孟拱河方面，我軍攻擊前進，繼續有進展。緬北方面，中美聯軍三路向密支那繼續猛進，現在敵守備部隊已被我切成幾段，正加以殲擊中。我另外一支部隊並已攻佔密支那附近幾個村落。

（中央社緬北前線十八日路透電）盟軍現分南北二路圍攻緬北日軍戰略據點密支那，該城隨時有陷落可能，城西區域已入盟軍掌握，其他區域也在盟方飛機大砲不斷轟擊中，日軍用臼砲機關槍抵抗，盟方戰鬥機向其猛烈掃射。日軍討必都將兵力增援孟拱，以應付華軍第二十二師與三十八師的威脅，所以留守密支那的日軍力，恐怕不到一個師。日機今日午後在盟方機場投彈數枚，地面死傷輕微，打落日機一架。美軍在密支那附近巴馬郊的中途攻下[illegible]格渃鄉村，其他盟軍現在向孟拱西北的機場追進，華軍也向密支那以北日軍加速追迫。

（中央社康提二十日路透電）密里爾將軍所部派遣一支部隊，繼續南進，其餘部隊正在嘉濟渡留在密支那的日軍。盟軍從三面進入，另一面靠河，密支那日軍形勢，似已陷於絕望，密里爾將軍隨時可將輸往，該處日軍的就殲，當無問題，至於南進盟軍，將推進到那裡，自當以遭遇的抵抗如何爲斷，很有可能挺進八莫。（又電）密支那城的攻陷，好像只是幾小時的問題，密里爾將軍用空運增援，並且已經圍陣地；且軍却一直沒有增援跡象。敵守城部隊好像不致超過七百到八百人，盟方向南推進的諸部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顯然這個區域日軍防衛很弱，從密支那到八莫間日軍的數目，相信也不大。東南亞總部今日公報：密支那城日軍正遭圍殲，中美軍分三路迫近該城，我軍一隊正向密支那以南瓦塞江推進，錫格蚩村已被佔領，盟方並已渡河，進入卡特科，另隊盟軍正從密支那以北四哩向南推進。孟拱河谷我軍繼續進攻瓦倫被圍的敵軍陸部，華軍二十二師一部正佔據馬拎闊以南橫貫加邁公路的敵方公路供應線。十九日前線其他各區沒有重大戰事。敵軍兩次進攻科西馬郊外附近我軍陣地，都被打退。盟機襲敵時毀日機十七架，創傷日機十七架，盟機損失二架。

伊姆法爾西南盟軍
攻擊日寇側翼

（中央社訊）東南亞總部公報說：倖森坡方面盟軍側擊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的側翼，予以重大死傷，並南進軍實無算，敵軍反攻都被打退。科西馬方面有斥堠活動。

（中央社康提二十日路透電）伊姆法爾戰事初起時，印軍第五師曾全師從阿拉甘山空運到伊姆法爾平原作戰，全師的空運調防，這還是第一次創舉。在三十六小時之內，幾千大軍和全部配備調防完畢，沒有損失一機一人，第一批空運部隊着陸後幾小時，就加入作戰。

（中央社訊）史廸威總部在華總部二十日公佈：美十四航空隊十九日多次飛臨怒江前線，掩護華軍前進，轟炸並掃射梅綱山嶺、瓦丁和棗育日軍陣地，予敵重創，炮敵多名。我機又襲騰衝以北瑞麗江（即龍川江）的鉄橋，投彈命中緬拱。

滇西緬北攻勢發動後
重開援華線大有可能
英報多表示樂觀，英共機關報也有評論。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專電）密里爾所部中美軍攻佔密支那機場後，使英國人士對緬甸戰役很感興奮，並且極其注意，但也有人認爲密支那城還沒有收復，所以盟軍對日本第十八師團的戰事還沒有結束，又有若干人士極力說英國空運部隊的先行創傷日軍抵抗能力，使密里爾能攻佔機場，功勞也不可淹沒。

據工人日報（編者按：該報是英共機關報）評論衛立煌將軍所部國軍強渡怒江一事說：「在以開闢滇緬公路爲最後目的的緬甸戰役中，現在又加入一個新的因素，這一推動，等待已久。衛氏的部隊配有新式武器，如果他們繼續前進，那麼密支那方面的日軍既已迫到附近機場上盟軍的迫擊，而且他們的交通線又被英國空運部隊破壞，勢必要於保守他們的陣地。不過雨季馬上就要到來，恐怕使攻勢行動較爲困難，但在伊姆法爾和科西馬方面遭受英軍嚴重壓力的日軍，也將難於供應」。該報結論說：『總之，緬北的日軍已開始遭受嚴重威脅。』

倫敦[illegible]軍事記者相信密支那必定可爲盟軍收復，而且說：『盟軍攻佔密支那後，就可以立刻將雷多公路修至騰城，然後又和怒江區域舊有的滇緬公路相銜接，這樣我們和中國的陸上交通，又打開一條直接可用的路線了。該路線一旦完全打開以後，我們就可以供給中國所需要的一切武器，甚至最重的武器也在內。』

只有利物浦郵報的態度不這樣樂觀，說：『雨季雖不至使盟軍的行動突然停止，但是也有妨礙。』不過該報深信密支那區日軍頗有被圍或被殲的危險。該報又說：『經利用史廸威主力部隊的進展和空運部隊的活動，以及我國軍隊在雲南方面發動的攻勢，即此可見敵軍所處的地位很惡劣。』該報結論說：『凡此一切有關的發展，其一般目的都在摧毀緬北的日軍，並且使雷多公路與滇緬公路相銜接，因而重開中國的陸上供應線。而這種種行動以及我們在科西馬方面的勝利，都可以表示我們對此目標已大有進展，就目下的形勢看來，可能性自然很大。』

（又電）我軍發動攻勢消息傳到這裡後，倫敦證券交易所我國債券轉趨穩定。

三總部盟機比翼齊飛
聯合轟炸荷印泗水
威克德島殘敵就可以肅清

（中央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二十日合衆電）總部今日發表特別公報如下：「十七日東南亞、西南太平洋和太平洋美艦隊三處盟軍總部的轟炸機約一百架，[illegible]明和同日夜間襲擊爪哇的泗水，參加出擊的有美、英、澳、法籍飛行員，炸敵航輪、海軍設備、煉油廠和機場，日輪中彈的十艘，共三萬五千噸，轉爆炸，其餘可能沉沒，浮塢兩所重創，盟機只損失三架」。（路透電）十七日兩度襲泗水時，英美航空母艦都曾經出動，據軍京續稱：「盟機方面飛來。」敵方猝不及防，損失很重，碼頭中彈後，黑煙上升，日機十九架被毀。（又電）盟機聯合襲擊泗水，顯然只是盟方軍力北調合作猛擊的開始。泗水離達爾文港一千三百二十五哩，距新加坡九百哩。

（十九日路透電）日軍所盤據的珊瑚地區大機場，今日被盟軍佔領。現在威克德島上只有少數日軍在臼砲陣地堅持頑抗。盟軍是在荷屬新幾內亞洪波特灣以西一百五十哩突然在威克德島登陸，在遇抵抗時，一直沒有遭遇日方猛烈的臼砲砲火。日軍人數「的確不很多」，但仍在抵抗中。盟軍將來完全佔領威克德島後，離東印度群島又近了一百一十哩。當盟軍在威克德島和新幾內亞大陸陸續登陸時，盟方的混合艦隊曾予掩護。新幾內亞方面的軍隊已渡陶婦河，進到陶婦以東一哩，沒有遭遇日軍抵抗，目的是要攻佔日方飛機塲。該電說：該區地勢很崎嶇，而且多鱷魚，並且是猖狂的流行的區域。（合衆電）威克德島殘敵就可肅清，機場附近登陸美軍，已擴大灘頭陣地六十哩。

（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路透電）美太平洋艦隊總部公報：威克島十七日被炸，在柏爾島和希爾角是主要目標，敵高射砲火很猛烈，我機一架被打落。波那佩島機場同日被炸，島上的日軍陣地被毀；馬紹爾羣島日軍陣地被轟炸，島特麥島機場修理廠也被炸。

死得重於泰山
★汾城九原山泰山廟
★英烈壯士火裡成仁

（中央社興集十九日電）九日自九原山（新絳北）一帶激戰時，據泰山廟（汾城南）我軍一部，和步砲聯合的敵人奮夜搏鬥，戰況很激烈，我陣地屹然未動，敵傷亡慘重。十日強迫人民向我誘降，也遭拒絕，就用大量毒氣彈、燃燒彈猛集發射，轉瞬將泰山廟化爲灰燼，我官兵戰到最後一彈，終究不屈。長官部下令查報成仁官兵，優予議卹，並在泰山廟故址建祠永祀，以慰英靈；至於九原山戰役出力官兵，特擬獎犒賞。

美對外經濟處
派威勞爾來華

（中央社訊）美新聞處華盛頓十八日電：美國對外經濟處處長克羅萊今日宣佈：威勞爾受任該處行政助理和該處中國部主任，威氏將要來華。至於爾勤，仍任美對外經濟處駐華特別代表。

海爾賽將軍
有調任新職說

（中央社珍珠港十九日合衆電）南太平洋美海軍司令海爾賽昨日從瓜達康納爾島對部下說：「所羅門之戰成果很好。」非官方人士說：海氏這話可看作是對部下的話別，含意是所羅門之戰，已經到了結束階段，所以海氏本人或者將出任新職。

衡陽空戰
打落四架敵機

（中央社桂林十九日電）據美新聞處桂分處十九日訊：美十四航空隊十七日轟炸洞庭湖北沙洋的敵機場，美機並掃射沙市東北的公路交叉處，攻擊火車八輛，七輛中彈起火。又派大編隊與邊境企圖襲擊湖南某機場，美機截擊，打下四架，打傷七架。又十四航空隊十八日攻擊江陵西北的紐陽驛營房和倉庫，烟火上升到四千呎。（長沙電）十七日午敵機三十多架襲衡，和盟機發生激烈空戰，被打落四架，一架落在離衡陽六十里的銅山鄉第三保，一架落在衡縣夏泉鄉第九保，機毀人亡，其餘逃竄。

許德佑等遇害案
人犯全部捉到

（中央社貴陽廿日電）中央地質調查所許德佑、陳康、馬以思三地質學家，在晴隆遇害案，派對該管縣報後，就責令有關機關限期破案，經團法[illegible]，將這個案子的關係人犯十六人，已經全部拿獲，并當場將兇手一名，現正由貴安縣政府依法嚴訊中。

陝綏直接稅局一股長
發生詐財案

（中央社陝壩十九日電）這裡直接稅局發生一樁大詐財案，該局稅務股長張秉鈞藉結婚爲名，用攤派方式向商民詐到鉅額婚禮，事後輿論譁然，該局後來將該員免職，並責令將已收婚禮退還原主。

梁寒操先生
電遠征軍祝捷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宣部梁部長，廿日電遠征軍祝捷。

（中央社昆明廿日電）昆明區天主教徒，定廿一日上午十時舉行彌撒大禮拜，替中國和盟國祈禱戰爭勝利，盟友昆外交軍事首長都將參加。

美副總統華萊士
已在來華途中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日路透電）美副總統華萊士已經動身赴華。

工業界需要生產自由
要求取銷統制政策
昨日憲政座談會上的共同呼聲

（本報訊）憲政月刊社第五次憲政問題座談會昨日舉行。討論民生主義中的保護私人企業問題，由黃炎培、張志讓主持。討論提綱計分：㊀保護私人企業與節制私人資本應否有輕重之別？㊁應如何保護並獎勵私人企業。㊂應如何使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配合，以增加生產？㊃保護私人企業及增加生產的政治條件。

座談發言中，黃國論以爲按目前的情形保護應重於節制，因爲目前工業都陷入危機狀態，例如重要的銅、鉄、媒都在政府規定的官價以下賣黑市，實在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了。

中大教授夏炎德以爲保護工業生產的方法，在於減輕租稅負担，增加資金貸款，利率要低，手續要方便，貸款期限要延長，還要分配公平，解決原料的供應困難；實行保護民族工業的關稅政策，解決運輸上的困難，使交通配合生產；銀行的政策也要是爲了生產，不僅應重視企業，還要重視支持生產的員工。

李璜除簡短報告成都的憲政運動情形外，他替成都平原上大小二百多個廠家都提出呼籲，從他們年來在成都平原廠上參觀的所得，那裡各廠到了把車床和刨床等機器拆散當爛鐵賣的地步了，當局此刻應該拿出工業的方針和辦法來才是。

有一位「民生經濟學專家」祝世康，又對伍啓元等教授的「通貨膨脹促成物價上漲」的主張大加抨擊，他力說：『目前沒有通貨膨脹，而是鈔票太少』。另外一位陳銘先生却舉例說明伍啓元等教授關於通貨與物價的看法是正確的，所以不能再去提倡印鈔票，而應該扶植維持大小生產。

吳羹梅大呵工業界沒有[illegible]的自由[illegible]

[illegible]的，還是應該保存大的。[illegible]

胡西園以爲要解救工業先要停止統制政策，他主張今後生產界要提出「解放生產」的口號來。陸紹雲也提出統制和稅率的煩雜問題急需解決，否則阻障生產太大。吳覺丹教授說明目前國營工業的官僚化，實在是戰時生產的一大弊端，應設法掃除。

最後由黃炎培氏作結語，希望工業界今後放大胆子，多多講話，多方訴苦，多希望能提出書面報告，讓大家更多的知道我們的困難，和更深的了解我們的危機。

中英藝術交流
中國藝展會在英國愛丁堡開幕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專電）中國藝術展覽會今日在愛丁堡開幕，由顧大使主持，從一九三六年貝靈頓大廈舉行的展覽會以來，還是以這次的規模爲最大。展覽是由我大使館和英國委員會聯合發起，這次展覽作品內容豐富，除鼓維斯爵士所蒐的寄件因毀於空襲沒有能參列外，公私方面所蒐作品誠已網羅殆盡。

（本市訊）我國留英名畫家蔣彝和英國名攝影家畢頓的傑作兩百多張，自昨日到二十二日假夫子池勵志社舉行展覽。

編輯部啓事

今日稿擠，關儒「嘉陵江兩岸的挖煤生活」（下）暫停。

西南劇展閉幕
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十條

（中央社桂林二十日電）西南劇展閉幕式，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十條：㊀認清任務，㊁砥礪氣節，㊂面向民衆，㊃面向整體，㊄鑽研學術，㊅[illegible]技術，㊆效率第一，㊇健康第一，㊈尊重集體，㊉接受批評。

豫南我收復確山
故縣敵西犯范蠡鎮
中美空軍配合作戰殲敵三千名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二十日發表戰訊：洛陽城郊外圍戰鬥，仍激烈如前。洛陽以西沿隴海路西犯敵寇，被我阻止在大營（陝縣西南）附近後，敵人曾幾次向我猛撲，都被打退。侵到盧氏以東磨崗附近敵軍，經我軍奮力堵擊，敵人沒有進展。侵到故縣附近敵寇，用裝甲部隊作前驅，繼續西犯，仍被我遏阻在范蠡鎮（盧氏東北）東北地區，戰鬥正劇烈進行。又二次戰訊：豫南我軍切斷確山、明港和敵軍交通線，分向確山、明港猛烈攻擊，廿日上午十一時，我將確山城完全克復，殲敵五百多，殘敵向東南潰竄，我跟蹤追擊中。（[illegible]次戰訊：二十日我空軍[illegible]天氣，用機[illegible]中原戰場，在宜陽以西公路上對敵滿載軍用品的卡車十二輛轟炸，全部受創，並在宜陽附近，發現敵騎兵七八十名，當予以掃射，敵傷亡大半。又我中美混合團機隊在宜陽洛寧道上打毀敵各種車三十多輛，另十多輛起火，三艘被毀。又在故縣附近公路上攻擊敵偽裝車輛，又在洛水渡口，炸沉敵大木船三艘，在故縣附近發現敵大卡車兩輛，敵少數騎兵部隊都予以損毀。

（中央社訊）史廸威將軍在華總部二十日公報：中美混合大隊配合中國空軍十八日襲擊黃河過境日軍，轟炸並掃射某地的敵方設備和集中的車場，日軍死傷的計達三千名，至少有汽車十輛，裝甲汽車六輛遭炸毀，汽車二十輛遭受重創。我機曾襲洛寧公路上的敵軍，炸毀汽車二十五輛，擊斃多人。

專論
民主憲政的基礎
潘梓年

近來各地人民都在很殷切地從事於憲政運動，到處開座談會討論憲草和一切與憲政有關諸問題。大家都一致認爲，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我們共產黨人一向主張馬上實施憲政，從民主途徑解決各種問題（包括各黨派關係問題在內），加強團結，以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現在各地在討論憲政問題時所一致提出的上述意見，我們大體上都同意。

憲政，決不是簡單地制定憲法，以至頒佈憲法的問題。憲法只是現有政制即已經實現了的某種政制的法律保障；制定憲法，頒佈憲法，只是對已有政制用法律來把它鞏固起來。故憲政離不開有憲法，尤需要有基礎；我們要把憲法建立在充實的基礎上，我們講求憲政應當要求得有個充實的基礎，應當從憲政的實質上努力，使這基礎真正充實起來。

我們憲政的基礎應該是什麼？實質是什麼？

『我黨歷來主張現時中國應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自然，現時中國的憲政，也就應該是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了』。這就是說，現時中國憲政的基礎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現時中國憲政的實質是這個三民主義的切實實現，實現得愈澈底，憲政的基礎就愈充實。

三民主義在孫中山先生手裡是不斷地發展起來，豐富起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可說是這個發展的頂點，故當時中山先生把他稱爲『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現在的憲政就應當把他做基礎。

在這個宣言裡，三民主義的定義有了再正確不過的闡明。對民族主義的闡釋是：『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第二方面……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憲政基礎的充實，就在於一方面要認識真正本自力更生的原則，從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全面進行反攻的準備工作，把法西斯日寇打出中國去，把它消滅；另一方面用具體的事實來却除『少數民族疑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的疑慮，來消除留日『國內諸民族杌隉不安之象』，來使國內諸民族從事實上體驗到他，在中華民國的大家庭內是自由聯合的，是平等結合的，再不是過去那樣『以一民族專制於上』的了。

對民權主義的闡釋是：『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詳言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這就是說，除了極少數汪精衞之流的漢奸，降敵份子以及大發其國難財的所謂國民份子以外，一切人民，不分黨派與階層，都應享有一切民主自由的權利。

對民生主義的闡釋是：『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不讓『土地權爲少數人所操縱』，同時，『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郊，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生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節制資本是：『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鉄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同時，『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由此可見，民生主義一方面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方面是扶助工農，使免於失業失業的苦痛。就今天來講，一方面在農村要切實制止土地集中的現象，減少農民負担，切實給以幫助，在工業，除有規範過大非私人力量所能辦之企業外，應讓私人資本自由活動。另一方面，對工農生活應有切實保障，有水平綫上的改善，至少使他們單純再生產的能力不受迫害。

這就是現時中國的憲政基礎。要談憲政，我們就應該從三民主義的這些方面來力求實現，以充實憲政的基礎。這個基礎，又以民主問題爲其中心。民權主義可不用說，[illegible]把敵人打出國境，也只有經由民主途徑才能把民力充份動員起來，來克服障礙，解決困難，如國內諸民族的自由聯合也要經由民主途徑才能做到。民生主義如土地集中現像的制止，貪租苛稅的減免，國營企業的經營管理，私人資本的節制與贊助，工農生活的保障與改善等等，也都只有經由民主途徑才有辦法。所以我們非常同意各地人民所一致喊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意見。因爲只有人民有了民主自由，憲政基礎才能一天天充實起來。

據此，『我們認爲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下轉第三版）

今日社論：「我們需要民主團結」，登不出來。

意境法軍攻蓬特科爾佛
美軍佔領加厄大
「希特勒防線」原來是騙人的，德寇已把這個名稱移到羅馬附近。

攻歐統帥艾森豪威爾 視察部隊後匆匆回總部
盟機繼續轟炸德法境內軍事目標

白宮會議已決定日期 召開國際貨幣會議
世界的繁榮是一個整體，盟國在經濟上應該合作。

民主憲政的基礎
（上接第二版專論）

美眾院島嶼委會決議 提早承認菲島獨立
眾院大會一致通過另建登陸船隻一百萬噸，供日後太平洋戰役之用。

美國共產黨全代大會昨日開幕
主要議題：㈠如何加強全國團結，以加速戰爭的勝利。㈡改變黨名和共產黨在選舉中應採的地位問題。

福爾斯特爾 繼任美海長

蘇聯青年今日舉行「三屆反法西斯大會」
西北青救華北和延安南學聯電賀

二十五萬噸軍需物資 大風雪中由英運蘇

托爾布辛大將 波一軍官陞少將
★得一級蘇瓦洛夫勳章★

戰爭圈內

烏克蘭一週間激戰 蘇軍重挫德寇俘獲很多
十八日毀敵坦克十四輛飛機四十三架

米海洛維奇正式降德 南解放軍痛殲敵偽

希臘團結會議

土耳其總統 斥責第五縱隊

短評 從滇緬到豫西

「民主世界」第二期已出版 改為半月刊

新稅制的實行 工商界很失望

今年大學招考 由各校自辦

市內電線斷落 行人死得冤枉

交通部撥鉅款 貸給川江民船

論「米麥分家」

紀明

偶然從雜誌上，看到一篇標題「中華民族由[illegible]問題」的文字，既然為中華民族一份子，自然非常關心。果然，「開卷有益」，長了不少見識。

中華民族的衰落，據這位作者說，原因之一「是由於「米麥分家」」。為什麼米麥分家就影響民族的衰落呢？

「古代中國成長於產麥之區，身體雄偉，精神[illegible]滿，到了文化中心南移以後，吃米的漸漸多了，麥類為蛋白質，容易消化，所以人民好動，容易求進取，而米飯澱粉甚多，吃多了就壓迫胃部，易於偷安求靜，糧食關係民族健康可說相當的大……

「因為體質衰弱，進取之心就小，進取心既小，自私觀念於是就發達……有人批評說：『中國人的短處，在利己心太重，私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則往往失敗。』這幾句話可說一針見血，是有見之論。」

近來，研究這類問題的文章也不為少，但這種意見可算是最新奇獨到的，不能不叫人佩服！

對於米麥的營養問題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北方人至今還是不大吃米的，按說不會有過多的澱粉「壓迫胃部」了。但為什麼作者又說：「就民族的能力來說，從前北方民族體格個個高大，而今，一代不如一代，體力漸漸衰弱」了呢？既然「糧食關係民族發展相當的大」，又為什麼文化中心由食麥的北方轉移到食米的南方去了呢？作者沒有說明，真是美中不足的憾事。

社會上的確有些不大好動，偷安求靜的人物！他們吃得肥胖胖的，也不大需要去勤了，就是勤也必乘汽車，坐滑桿。至於他們胃裡裝的什麼，那難以確知，但雞鴨魚肉和作者所說的米飯必定是有的。因而壓迫他們胃部的已不只富於澱粉的米飯而已了。另外單靠米飯為生的人卻不少，而且還「漸漸多了」起來，這批人在半天的牛馬生活之後，往往坐在飯攤上，交出血汗換來的法幣，換兩碗帽兒頭充飢，老是吃了上頓愁下頓，天天過着半飢餓狀態的生活。也許幸運來臨，胃裡能裝滿澱粉，甚至達到了壓迫胃部的程度了。按照「米麥分家」原理，他們該「偷安求靜」，經營私人企業成功了。但他們卻「偷安求靜」不得；也無私人企業足資經營，團體企業足資揩油。實在說，澱粉對於他們也是太容易消化了，就是天天為米飯奔跑，也還是混不飽肚皮，把生命保存着已經很不錯了。能夠說這些營養不足，體質衰弱的人，要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就是自私觀念太重嗎？難道他們擔的「罪名」還嫌不夠嗎？

不過，利己心太重的人是有的，無疑說，這種人的本領也不高，他們不僅經營私人企業往往成功，而且慣會把團體企業甚至國家財產挖空，變成私人企業。不達目的是決不休止的。這種「進取心」也夠大了。論本領通天；論體質，因營養優良，也是健壯（至少是肥胖），他們該是作者民族改造之理想的目標吧！

什麼叫做「八股文」（下）

鐵馬

再說文章的其他部分。在清朝，曾有極嚴的限制，於到發題目時，即將定三篇內承題起講應用虛字，明白開列出來。譬如此科首篇承題用「夫」字，次篇用「蓋」字，三篇用「甚矣」二字，起講首篇用「今夫」，次篇用「且夫」，三篇用「嘗思」之類都是。並且字數也限定起來，順治初年，四百五十字滿篇，康熙改為五百五十字，後來又改為六百，凡在三百以內或六百以上的，都不夠格，再好也無用了。這是一種外面的局限，進到文體，全題兩段，每段四股之中，還得做得一反一正，一虛一實，此起彼伏，此平彼仄，兩個兩個的對稱，——所以，要能做成八股，又必須學會對對子，講平仄，什麼「池光」對「海影」，「白羽」對「紅爪」之類，仍然是耗人神志於文字遊戲的玩意兒。所以大家只學那套架子。例如有人八股格調，也可寫出這樣文章來。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已，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將[illegible]而[illegible]時書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亦百姓之黎元，庶幾哉偏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人時而用世，曷勿瞻廊廟之就廷。」

對子都做得不錯，排偶調，也保持於熊起來可以搖頭擺腦，押韻玩弄，但是說了什麼意思呢？什麼也沒說，不過是[illegible]，重詞複句，油腔滑調，爬文搭字而已，然而統治階級所要求於作家的，正是這個。

一句話說來，這只是開古貨攤子：「發明經傳，代聖賢立言」，把古人的東西，敷衍一套，只是代古人說話罷了。先前，老古人的話都完了，末了幾十個字還可以「自攄所見」（顧炎武），可是後來，「恐有藉以自衒者」，便「功令益嚴，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矣（顧炎武：日知錄）。於是，連收拾幾十個字的自由也被剝奪了。結果怎樣呢？士子們「非三代之書不讀」，[illegible]「不論史」，[illegible]三而習其所為（指王安石）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盡是些空話罷了。（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經義論策）弄到後來，十八房書出一種「投考指南」之類的稿本，於是「天下之人，惟知此物（指房稿）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illegible]名前列，不知史書名目朝代先後，[illegible]」。[illegible]十八房之[illegible]，[illegible]「廿一史廢」。嗚呼！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illegible]

況痛之辭。但是更有甚者，大家「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三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文有不讀者矣。舉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日知錄三場）「貴家巨族」，甚至「用錢買出[illegible]，計請謄名士，擬題做文……」「延師價，令其子弟……記誦熟悉，入場命題十符八九，[illegible]貴人，……發物之後，此曹便[illegible]風從，而本經亦可不讀矣」（日知錄擬題）——於是「八股之外，一無所適者比比也」了（日知錄[illegible]）。[illegible]（江伯訓：什麼是八股文和試帖詩）。並且「爭尚浮虛……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而一科名所得，「十八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了（顧炎武）。而所謂『一代之人才』的智識份子呢？[illegible]。不怪王（安石）要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顧氏也接着說：「豈知數百年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結果「學術」弄得「日至於荒陋」，「人才」弄得「日至於消耗」（顧炎武）——這實在確如顧炎武所論：「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日知錄：擬題）

且看，那位道玩意兒，可以從各地方讀書人之[illegible]，所作之詩文，所有皆[illegible]中，把大家思想文化政治統一起來，促進「中[illegible]」的統一，[illegible]先生說：「八股文到後來也不得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毫無文學上之價值，其為文也，既非研究高深之學理，又非社會之實用文字，徒以應試為其存在唯一之原因，士子終身習之，不得秀才者，精力何用？究有何用了（中[illegible]）秀才，做了官，耗廢的時間精力，又有什麼用了？」——[illegible]，撓[illegible]附士子……除其不良影響而外，別無所知，學者[illegible]不知公羊傳為何書，[illegible]漢有不知司馬遷為何代人，[illegible]……」。（中國近代史）

所以，這個東西，實在只是「嫌猜之歸王，恐豪傑之不易制馭，則借此以耗其材力，挫折其銳性，束縛其意志，使其[illegible]月於空言，比之焚書坑儒還無用」，比之焚書坑儒還屬害之評，也實在是中肯的話，因為像裹小腳樣，讀書人的頭來，結果讀書人變得「空疏、膚淺、稚拙，鄙[illegible]」，[illegible]自白）不[illegible]事，妨礙一統天下，國自己還覺得共中不太覺得，帝王們也還可以打起招牌來說：「我實在是抱的成就人才之意，發過寒士之心」啊，即便文士人才，都是被賭者被經搖成為莫名其妙的「白徒」，但們兩總算發了，爪牙也有了，對他們無，當然是有利的。無怪通過箇中書味的科舉中人，回顧一看，不禁大叫：「書引天下豪傑，盡入彀中矣！」（江伯訓）

因此，歸結起來，串聯的，一、八股文的內容，僅僅是替聖賢說話，敷衍經義，照抄陳腐的原理原則，絲毫不關痛癢，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也不解決問題，只將人學得排列組合一大堆不切時務的空話，不思考事物本質的概念遊戲。二、八股文的形式格律，僅僅是學古人，掉文腔，不看實情，死套公式，叫人事時只會排比對偶，堆砌砌句，打謎猜謎，弄一套陳言爛套的文字遊戲。外表上都引經據典，字酌詞量，看來堂皇，實質上是空洞無物的扯淡，養成空疏蕪雜的頭腦罷了。（完）



塔斯馬尼亞的國粹主義者

阿銀

譯此存照

歷史家威爾斯（又是外國人！不過也有人喜歡引用尼采，不幸，他也是外國人。）在他的一本歷史大綱中講到距今有一萬或一萬二千年以前，所謂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時，曾提及一個可笑然而也是可悲的故事，他說：『在不到半世紀以前，這種人還存在於塔斯馬尼亞（在澳大利亞之南的一個大島嶼——銀註），這種人的體力智力甚至比新石器時代的人還差。這一類人在[illegible]的時候，和別的種族隔離了，一點也不受外面的刺激與影響，因此毫無進步（他們保存了國粹！——銀註）。甚至他們非但不進步，反而退化起來。在歐洲的探險家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生活方式低級到極點，只吃貝介和其他軟體動物，以及小的禽獸為生。他們連簡陋的居處也沒有，只有像野獸一樣蹲踞的地方。他們明明是人，和我們同種，可是他們的手一點也沒有靈巧，也沒有智性活動，遠不及歷史上最先的藝人。』

這些塔斯馬尼亞的國粹主義者真是可敬的「自尊自信」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一心追隨外國而惟恐不及」。他們甚至比[illegible]還徹底得多，他們一不吃外國麵包，二不住紐約格蘭西[illegible]的公寓，情願「本位」地只吃軟體動物，像野獸一樣蹲踞在叢林中。

所可惋惜者，這班「自信者」已經退化消滅，成為歷史上的「古董」了。

讀者和編者

★五月的歷史使人回憶到三十年來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而進行的一次次的鬥爭，在這爭民主的浪潮又一度高漲的時候，歷史的回憶與現實的情況相錯綜，更使人無限感奮。從最近讀者來稿中都可看出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遺憾的是，可能反映在這紙上的是太少太少了。

★五四是全國青年永遠不會忘記，並被視為自己的節日的一天。但除了在昆明的西南聯大以外，今年大後方各地青年多半還是只能在心中默默紀念這日子。昆明聯大中紀念五四情形，我們已曾報道過，特別對於教授與同學們為五四而舉行的兩次晚會，還發表了較詳細的通訊（五月十七日）。從那裏面，我們也可以聽到反對復古倒退，主張民主進步的聲音，這種聲音，我們相信，是值得播送給全國青年聽一聽的。

★日前又接到聯大同學君牧君寄來的通訊，所說內容與已登載的大致相同，故不再刊。但是其中對某幾位教授在五四時的發言也有些批評。比如他認為，雷海宗先生所說學生運動是因政治不上軌道而發生，這固然是對的，但雷先生引了許多歷史例子，又似乎想證明學生運動[illegible]，那便是很有問題的說法了。——是的，我們也認為，[illegible]「不上軌道」的政治[illegible]，但同時作為民主的先鋒，還是更有[illegible]。

★牧君的通訊中說到同學們的情緒：「[illegible]念五四時的情緒時，二十五年後的青年，更有這樣的情緒：[illegible]已經變得非常沉潛了，至少表現在某些場合的言論和舉動已經不大流行了。不大能用理知，感用事的言論是有的，但實事求是、不浮誇、負責任已是今日青年的本質了。」——這段話也是值得在此抄引一下的。

★此外，我們也收到很多別的學校的同學的通訊報告，雖然多半只是訴苦的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訴苦的內容並不只是物質生活上的困難，而且更多觸及精神生活在壓抑下的苦悶。這類文章大多無法刊出，這卻是我們所不得不向諸位投稿者抱歉的。然而我們希望讀者們仍繼續以此類文字寄給我們，相信我們絕不會把你們從心底說出的話隨便丟在字紙簍裏，總要努力使之為人們聽到的。

母親的回憶

朱德

傳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愛我母親，特別是她勤勞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遠回憶的。

我家是佃農，祖籍廣東韶關客籍人，在「湖廣填四川」時遷移四川儀隴馬鞍場，世代為地主耕種，家境是貧苦的，和我們來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實實的貧苦農民。

母親一共生了十三個兒女，因為家境貧窮，無法全部養活，只留下八個，以後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這在母親心裡是多麼慘痛悲哀和無可奈何的事啊！母親把八個孩子一手養大成人。可是她的時間大半給家務和耕種佔去了，沒法多照顧孩子，只好讓孩子們在地裡爬着。

母親是個「好勞動」。從我能記憶時起，總是天不亮就起來。全家二十口人，婦女們輪班煮飯，輪到就煮一年。母親把飯煮好了，還要種田種菜，餵豬養蠶，紡棉花。因為她身材高大結實，還能挑水挑糞。

母親這樣地整日勞碌着，我們到四五歲時就很自然的在旁邊幫她的忙，到八九歲時，就不單能挑能揹，還會種地了。記得那時我從學堂回家，母親總在灶上汗流滿面的燒飯，我就悄悄地把書本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節，我上午讀書，下午種地，一到農忙便整月停在地裡跟着母親勞動。這個時期母親教給我許多生產知識。

佃農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於母親的聰明能幹，還勉強過得下去。我們吃的是豌豆飯，菜飯，紅薯飯，雜糧飯，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飯裡做調料。這類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飯食，母親卻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來有滋味。趕上豐年，才能縫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產出來的。母親親手紡出線，請人織成布，染了顏色，我們叫做「家機布」，有銅錢那樣厚。一套衣服老大穿過了，老二老三接下來穿還穿不爛。

勤勞的家庭是有規律有組織的。我的祖父是一個中國標本式的農民，到八九十歲還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會害病，一直到臨死前不久還在地裡勞動。祖母是家庭的組織者，一切生產事務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分派好一年的工作以後，天還沒亮，母親就第一個起身燒飯去了，接着聽見祖父起身的聲音，接着大家都離開床鋪，餵豬的餵豬，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親在家庭裡極能夠任勞任怨，她的和藹的性格使她從沒有打罵過我們一次，而且也沒有和任何人吵過架。因此，雖在這樣的大家庭裡，長幼叔伯妯娌相處都很和睦。母親同情貧苦的人——這是她樸素的階級意識——雖然自己不富裕，還周濟和照顧比自己更窮的親戚。她自己非常節省。父親有時吸點旱煙，喝點酒，母親管束着我們，不允許我們沾染上一點。母親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慣，母親那種寬厚仁慈的態度，至今還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災難不因為中國農民的和平就不降臨到他們身上。庚子（一九〇〇）年前後，四川連年旱災，很多農民餓飯破產。農民不得不成群結隊去「吃大戶」。我親眼看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爛爛的農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被所謂「官兵」一陣兇殺毒打，血濺四五十里，哭聲震天。在這樣的年月裡，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難，[illegible]吃些小菜葉，高粱，過年沒有吃過白米。特別是甲辰（一九〇四）那一年，地主在租種地上加租子，因為辦不到，就在大年除夕，威脅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們搬家。從此，一家人都哭泣着連夜分散。從此，我們一家人被迫分兩處住下，人手少了，又遭天災，莊稼沒有收成，這是我家最悲慘的一次遭遇。母親沒有灰心，她對窮苦農民的同情，和對為富不仁者的反感卻更強烈了。母親沉痛的言語和對我們的教育，以及我親眼見到的許多不平事實，啟發了我幼年時期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決心尋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離開了母親，因為我讀了書，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本來是沒錢讀書的，那時鄉間豪紳地主的欺壓，[illegible]的橫暴，逼得母親和父親決心要節衣縮食培養出一個讀書人來[illegible]。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illegible]順慶和成都去讀書。這個時期的學費，都是東挪西借來的，總共用了二百多塊錢，直到我後來當護國軍旅長時才還清。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從成都回來，在儀隴縣辦高等小學，一年回家二三次去看母親。那時新舊思想衝突很厲害，我們抱了科學民主的思想想在家鄉做點事情，守舊的豪紳們便出來反對我們。我下決心瞞着慈愛的母親說離家鄉，從走雲南後，從家信中知道，我母親對我這一舉動不但不反對，還給我許多慰勉。

從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到現在，我再沒有回過家一次，只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我曾經把父親和母親接出去，但是他倆勞動慣了，離開土地就不舒服，所以還是回了家，父親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親回家後仍然繼續勞動，一直到最後。

中國革命轉向前發展，我的思想也繼續向前進步。當我發現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時，我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絕了。母親就靠鄉三十畝地獨力支持一家人生活。抗戰以後，我才能和家鄉通信。母親知道我們所做的事業，她切望着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們需要的困難，依然在家鄉過着勤勞的農婦生活。七年中間，我曾寄回幾百元錢和幾張自己的相片給母親。母親年老了，但她永遠想念着我，如同我永遠想念着她一樣。去年收到侄兒的來信說：「祖母今年已八十有五，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飲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見你一面，聊敘別後情景……。」但我獻身於民族抗戰事業，竟未能滿足母親的希望。

母親最大的特點，是一生不曾脫離過勞動，母親生我前一分鐘還在灶上煮飯。雖到老年，仍然熱愛生產。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說：「外祖母大人因年老關係，近年不如往年健康，但仍不輟勞作，尤喜紡棉……」

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與困難作鬥爭的經驗，我在家庭生活中已經飽嘗艱苦，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軍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沒有感到過困難和被困難嚇倒。母親又給我一個強健的身體和一個勤勞的習慣，使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勞累。

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了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走上以後的革命道路，在這條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認識了：只有這種知識，這種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財產。

母親現在離我而去了，我將永不能再見她一面了，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着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着的人能夠過一個快樂的生活，這就是我所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願母親在地下安息！

婦女之路

第82期

晉西北三個勞動女英雄

一、張秋林

張秋林離石人，過去，她是一個[illegible]快的婦女。為了度過窮苦的日月，她每天協同丈夫下地耕作。當時離石婦女是不下地的，她很難為情地將小鍋頭包在手巾裡怕人家看見笑她。現在她懂得了勞動是最光榮的事情。

她熱愛×××及地方游擊隊。軍隊[illegible]的髒衣服，她一件件地洗出來，並且縫補好。敵人的殘暴，在她內心深植下仇恨的種子。一九四〇年動員參軍時，她動員丈夫從軍抗日，她說：『一來打鬼日本子，二來也能讓××軍好好教育你成為一個革命軍人。』丈夫走後，她從不要政府優待，自己辛苦耕作，紡花，織布，種地，担水，從五里以外背回煤炭。她八歲就開始學紡紗，十七年的勞動經驗，使她成為紡織英雄。她每天能紡普通紗七兩多，織紗四兩多，共織普通布一疋，標準布兩丈。她一晌花能紡三百四十丈，比一般婦女多紡一百丈。

她生長在農村，了解和她一樣生活的姊妹們，並善於團結她們，並推動工作，去年政府號召織標準布，多紡經線，她第一個起來響應。她自己定下一疋半標準布，給行政村承當下三百斤經線，她曾[illegible]們說：『咱們紡紗賣布，可以賺錢，又可以抵制仇貨。』她說服了大家，將全行政村先後編成二十五個小組。很少數不願參加組的老年婦女，她也[illegible]分給一斤半斤。小組七天開會一次，討論[illegible]線拔下，棉花怎樣捏，線子才能紡得好。她發動個人與個人，組與組，村與村的比賽，那一組失敗了，自願定出條件：做軍鞋一雙。大家組都完成了任務，最後各小組[illegible]等二等線數量最多，並且[illegible]那些沒組織的婦女還沒完成。張秋林說：『這就是有組織的好處。』今年她計劃將全行政村三百多個婦女都組織起來，老年婦女紡線，青年婦女織布，實行變工互助，她響亮地告訴大家：『今年政府分配六萬斤線和一萬疋標準布，我們全離石的婦女一定會完成的！』

張秋林的文化水平也逐漸提高了。去年七七紀念大會上，她領導十二個婦女演出『送郎上前線』及春耕活動，得到觀眾的讚賞。

二、劉能林

劉能林臨南人，一九四〇年被選為村婦救秘書，參加了行政村的會。她一面忙着工作，一面努力紡織。有時家中一切用具都[illegible]，她自己購買，並織布給丈夫穿。人們看着她：『能林又頂婆婆又頂漢，又做工作又勤練！』

她又是一個有天才的組織家。她的自然村第一期分配了十匹標準布，她為了提高生產情緒，她鼓勵本村青年婦女向另一村挑戰，這時，她調到縣上受訓去了。一月後回來，聽說比賽輸了，心裡很不服氣，[illegible]究竟為什麼輸的？[illegible]的女二流子，[illegible]和某些地主老財家的婦女，[illegible]。她想了辦法，第二批五十四布的任務來了，她就召開全村婦女大會，她一個人先認織一匹布，每人也織一匹，接着十二個婦女十七匹布，一共二十一個婦女，有些覺得一人織一匹太多，有的提出不會織，有的提出沒工夫。[illegible]在自願原則下，把會織的分開，劃分為三十七組，每組一匹布，一開始集中力量紡線，在[illegible]人多了，說說笑笑，『你好我比你更好，你不停我也不休息』，經線紡完了，分工紡緯線，漿紗，上機，最後織布。她每天在村子裡檢查到那家，再回到自己機位上。五十四布，二十六天工夫就完成了。她們終於最後勝過了另一村。老漢們伸出了大拇指道：『能林在我們村裡是再不能了』（最好的意思）。真的，能林，給他們村子帶來了無上的光榮。

三、白全英

白全英臨縣人，她的村子八十戶人家，從前沒有一家會紡織。自一九四一年多天，她從區紡織訓練班回來以來，她的村子已經家家戶戶都會紡織線了。她四二年紡了四十斤線，買了二十三畝地。在過去，她和她男人長年給人家攬工種地，但是苦死了，也是吃不飽。三九年她同她一個大[illegible]了三斗糧，生活是何等的艱難啊！可是現在她發起來了，四三年她自己已和十七歲的小孩子共種了二十一畝地，收穫穀子四石，黑豆一石，小米十四布袋。並[illegible]用水紡線賺來的錢，將租地也置備來了。[illegible]公糧時，她說：『新政權這幾年，[illegible]今年[illegible]六斗！』的公糧。

西三年，她組織了全村婦女破天荒[illegible]參加生產戰線。夏秋時人們忙不過來，僱人工資又貴，她村女人除一個再沒有參加二個上地的。男人們沒想到女人上地，在農忙的時候，她帶笑地對男人們說：『你們捨不得叫女人上地，要和我一樣，那不也是太有辦法了嗎？』男人們說：『不是捨不得，是不行呢。』她說：『行的，只要你們捨得，我就能動員她們。』於是就召開婦女大會，把四十多個婦女動員起來，組成了五個變工小組，規定誰家莊稼先熟，就給誰家割，在誰家吃飯。長下工給工錢，有小孩的在半晌午回家奶小孩子。三天工夫，全村黍子就都割完了。十天以後黑豆也割完了。秋收時，山藥，一齊發動女人們出來，一齊收回了。十三天工夫就把穀子，高粱，[illegible]，人們一組一組的在地裡打糧食。[illegible]，民兵們，男人們都說[illegible]時，在她村裡找不到一點吃的東西。在勞動英雄大會上她高興地說：『我們婦女組織起來了，這次回去以後，我要把我們村裡的男人也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力量可大哩！』